



赵树理与乡亲们在一起



《小二黑结婚》绘图

当今中国文坛越来越多元化，既有一批坚守纯文学品格，奉行深刻思想内涵与富于艺术探索精神感染读者的传统作家，靠他们不断成熟的作品影响国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行，同时逐渐走向世界，在国际文坛赢得一席地位；也有少数把写作作为换取利益手段享受的作家，完全是坐在书中凭借想象，敲打一部又一部表现个人孤独感，或者想象历史名人逸闻逸事的小说或剧本，赚取稿酬和版权费，至于大众的利益是否受到侵犯、以及社会生活中有什么重大焦点问题，并不过问。

由此现状，我们不能不想到同样是作家身份而且曾经名气很大的赵树理。以我的理解，赵树理是一位以曲折的人生道路与辉煌的文学成就，存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作家，尤其是他走过的文艺大众化道路，影响了许多后辈作家。

选择通俗文艺道路

上个世纪30年代后期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还是上党乡村师范教师的赵树理，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抗战行列，成为晋东南牺盟会的一名特派员，深入到山西晋城阳城县山区，走村串户，发动群众，很快组织起一支精干队伍，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。

后来，上级领导根据赵树理的特长，调他去做报纸副刊编辑。赵树理先后编过《黄河日报》（路东版）副刊“山地”、《人民日报》副刊“大家”、《新华日报》华北版副刊“中国人”。他非常投入地编这些副刊，形式以快板、鼓词、民谣、小故事为主，把读者对象定位在广大普通群众，让识字的能看懂，不识字的能听懂，走通俗化、

大众化道路。这也是他此后多年坚持写作大众化作品的起因之一。

赵树理多才多艺，精通上党梆子，各种曲艺形式的节目他都能编、能导、能演。他以种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，用地地道道的群众语言，去反映当时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，把“山地”副刊办得生动活泼、通俗红火。每逢《黄河日报》（路东版）发到各县，贴到城门洞，往来行人抢着看“山地”，交通常常为之堵塞。他的文章浅显生动、干净利索，连“啊”“了”“吗”等虚词都不随便使用，文风朴实幽默，措辞严谨。

有关领导找赵树理，让他以黎城“离卦道”暴乱事件为素材，写一部反对迷信的戏，教育群众觉悟过来。他到事件发生地详细作了调查，查阅了许多相关资料，确定写作提纲。由于“离卦道”的主要活动范围在一处楼房院里，赵树理就把剧情放在一所名为“万象楼”的背景展开，剧名干脆就用《万象楼》。

《万象楼》共两幕三场，以反对封建迷信活动为宗旨，揭露了日伪勾结、利用群众中的迷信思想破坏抗日的罪行。剧本塑造了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，每个人都有鲜明的性格。在剧情上，讲究气势起伏，有松有紧，人物对话简洁，布景简单，非常适合在民间演出。交给剧团排练时，赵树理亲自指导演员和乐队。正式公演时，效果良好，成为抗日根据地的一部保留剧目。

赵树理选择通俗化、大众化文艺道路，既有他个人生存环境和从小接受教育的因素，更有社会大背景的作用。他的选择没有错，正是这条道路成就了他一生的荣誉，同时，也影响了整个山西甚至国内很多作家的创作。

《小二黑结婚》奠定文坛地位

尽管《万象楼》很成功，反响强烈，但赵树理的通俗化、大众化观点还不被一些文化人完全认同。赵树理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，仍然坚持走这条路。1943年5月，他完成了著名的小说《小二黑结婚》。这是确立赵树理在中国文坛上重要地位的作品之一，也是中国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代表作之一。

《小二黑结婚》的素材是赵树理1943年初到辽县（今山西左权）下乡时获得的。当时他住在抗日县政府所在村里。一天，房东家来了个亲戚，愁眉苦脸，满腹心事。善于跟群众接近的赵树理与这位老乡拉呱起来，才知道老乡是到县上来告状的。

原来，这位老乡的侄儿岳冬至是村里的民兵小队长，与本村的一位漂亮姑娘智英祥自由恋爱，但他们的家长却都不同意。岳冬至的父亲给他收了一个9岁的童养媳；智英祥的母亲得了贵重礼物后将女儿许给一个富商。同时，几名村干部也看上智英祥，都想娶她。智英祥不听从母亲的决定，也拒绝了村干部的追求，一心与岳冬至好。于是，村干部怀恨在心，设计圈套将岳冬至打死。

赵树理带领老乡来到抗日县政府相关部门，很快立了案。最终案件告破，坏人得到惩处。

赵树理从岳冬至被害这个事件中，看出了农村封建思想的严重性与基层村干部的低素质问题，感觉应当用大众化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，以引起人们的重视。他考虑，如果只表现案件本身，就是个男女找对象的故事，最多是个坏人逞凶、好人受害的老套路，不会有多少深刻意义；如果抓住封建迷信与婚姻自主这对矛盾设置情节，并且有个大团圆结局，作品就能够切合普通农民群众的生活现实，蕴含比较广阔的社会意义。

不久，一篇名为《小二黑结婚》的作品完稿了。作品中的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通过斗争，取得胜利，既宣传了破除迷信、婚姻自主的思想，也符合人们的阅读心理愿望。

《小二黑结婚》出版后，引起强烈反响，带给赵树理许多荣誉，但他并没有满足，又思考写作

新的作品。赵树理接下去又创作出《李有才板话》《孟祥英翻身》《李家庄的变迁》《催粮差》《福贵》等小说。他凭着自己的实绩，在中国文坛打出了一个天地，声誉与日俱增。

1947年7月下旬到8月初，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。赵树理应邀在会上介绍自己的创作过程和体会时说：“我并不是什么大作家，不过是为农民说了几句真话，是要摆个地摊儿，夺取农村封建文化阵地。”

坚持维护农民

新中国成立后，赵树理随工作单位进了北京。古都北京文化氛围浓厚，各路人才聚集，让赵树理这个太行山来的农民作家，既感到新鲜，又有些不适应。

不过，赵树理对组织大众文艺创作产生了兴趣。他多方奔走，在中宣部和中国文联以及北京市委负责人的支持下，成立“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”，吸收了一大批知名人士，如京剧名家梅兰芳、马连良、荀慧生和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等人；他担任会长，主持开展了许多公益活动，产生了广泛影响。赵树理创办了通俗化杂志《说说唱唱》，专门发表大众化作品，发现和培养出陈登科等一批青年作者，他们后来都成为文艺创作的骨干。

到了1951年，赵树理调到中宣部文艺处，集中精力读书写作，不久，便离京回山西晋东南农村深入生活，搜集素材，进入写作状态。后来，赵树理的工作关系调到中国作家协会，成为专业作家。

从1949年进京，到1965年举家迁回山西，15年的时间里，赵树理有一多半是在晋东南农村生活的。他跟农民们吃住在一起，如鱼得水般愉快。他选择这种方式，一方面是为了体验生活，获取创作素材；另一方面是要同农民一道，寻找过好日子的途径，让农民能尽快从千百年的贫穷落后中摆脱出来。因而，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，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。

1965年迁回太原后，赵树理的工作关系转到山西省文联，继续当专业作家。他知道要想获得写作素材，还得到基层去。因此，他找省委有关领导表达了心情，被批准挂职到晋城县当副书记。赵树理花了很多力气振兴泽州秧歌，还对晋城的文学创作尽力给予帮助。

作为一位具有独特思想认识和艺术追求的作家，赵树理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，在文学史上取得了别人无法代替的地位，更铸造了山西文学的一次辉煌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“山药蛋”文学流派。他的作品产生过极为广泛的轰动效应，曾经影响过众多年轻的文学工作者，影响过一代文风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赵树理作品的价值，将会更加显现。

（作者为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）



铁笔圣手赵树理

本文配图均由李众喜绘

柳宗元散文的当代启示

陈为人

双塔

水印

柳宗元作为千年古贤，各类话题老生常谈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，今天说说柳宗元作品的当代启示。

柳宗元写过一篇意味深长的人物传记《种树郭橐驼传》。讲述了一位驼背老人种树的精湛技艺，隐喻着对唐代官僚体制的批判。郭橐驼种树的“顺木之天，以致其性”的哲思，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，更是对人性本质的深刻理解。柳宗元在《种树郭橐驼传》中写“爪其肤以验其生枯”，掐破树皮来观察它是死是活，“摇其本以观其疏密”，摇晃树干来看它是否培栽结实，这不是顺应自然，而是违背树木的天性。郭橐驼的种树之道，核心在于“不害其长”“不抑耗其实”。每棵树都有其内在生长的节奏，过度干预只会拔苗助长，适得其反。

在古代官僚体制下，那些官吏一会儿“鸣鼓而聚之”，一会儿“击木而召之”，不是因地制宜顺应自然规律，“旦暮来而呼”，从早到晚，百姓不得安宁、不胜其烦。急于见到短期成效，“逆性而治”，破坏了事物自身的发展动能。

《种树郭橐驼传》种树育人的道理，也给家长一些启示。一些家长常陷入“直升机父母”的困境：盘旋在孩子头顶，监控一举一动；或是演变为“铲雪机父母”，提前为孩子清除所有可能的障碍。孩子的每一天都被安排得密不透风。这种教育方式与那些“旦视而暮抚”的种树者何其相似。

更深层看，郭橐驼的故事揭示了东方哲学中“无为而治”的智慧。“无为”哲学不是消极的不作为，而是尊重事物本性的积极克制。在教育中给予探索的空间，在管理中提供自主的可能，在自我成长中保持对内在节奏的觉察。老子说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；庄子讲“不以人灭天”，不以人为破坏自然，柳宗元笔下的种树之道与之一脉相承。

真正的培育者不是主宰者，而是服务者；不是干预者，而是观察者；不是催促者，而是陪伴者。当我们放下执念，或许能像郭橐驼的树木一样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长节奏，在社会这片大森林中，舒展枝叶，迎向阳光。这或许就是这位古代园丁留下的深刻启示。

柳宗元还写过一篇《梓人传》，与《种树郭橐驼传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柳宗元的《梓人传》以其独特的寓言形式和深刻的哲理洞见，使得书中人物有了强烈的象征意味。这篇作品表面上讲述了一位名叫杨潜的木匠（梓人）指挥众工建造房屋的故事，实则借木匠之道阐明了为相治国之理。

《梓人传》开篇即以一个看似矛盾的场景引入主人公：一位自称“善度材”的木匠师傅，能够精确计算建筑材料并指挥众工建造房屋，却连自己床脚损坏都无法修理，需要“将求他工”。这一细节极具深意，柳宗元通过这种反差，揭示了专业分工与全局掌控之间的辩证关系。

柳宗元敏锐地捕捉到工匠营造与宰相治国之间的相似性，提出了“梓人之道类于相”。在他看来，理想宰相应当如同梓人一样，不陷入琐碎事务“不亲小劳，不侵众官”，而是专注于大政方针的制定与人才选拔，“择天下之士，使称其职；居天下之人，使安其业”。无论是建造房屋还是治理国家，成功的关键都在于把握整体“体要”而非纠缠细节。

柳宗元实际上提出了一种理念：为相治国不在于亲力亲为，而在于运筹帷幄、知人善任。

梓人虽不操作具体工具“家不居砻斫之器”，但他掌握“寻引、规矩、绳墨”等测量工具，通过统筹全局而非事必躬亲来实现管理目标，体现了中国古典政治思想中对“法治”的早期探索。

柳宗元“能者进而由之，使无所德；不能者退而休之，亦莫敢愠”的表述，提出了一个“能者上，庸者下”的人才选拔与退出机制，旨在避免人才选拔中的个人好恶与随意性，体现了柳宗元对制度化管理的追求。

大家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：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”这个破万卷之“破”，既不是将书翻破，也不仅指数量上之突破，“腹中富书五车”，还应该有“破解”一层意思。一个人读许多书，如若食而不化，是很容易读成“行走的书柜”“驮经的毛驴”。所以许多贤圣，没读懂书不如不读书。

读一本书，看出作者的言外之意，是火眼金睛的洞若观火；而能延展到作者的未达之意，则不能不感叹读者的鞭辟入里了。

任何经典名著，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，常读常新，是因为作者赋予了文章弦外之音！

（作者为作家、学者，出版各类图书30多种）

享受阅读 重温经典

聚焦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



赵树理永远是一个高度

葛水平

我在现代文学馆看到赵树理，他看上去很瘦，显得心事重重，前胸贴着后脊梁，身后是一头小毛驴。我对毛驴很熟，因为，我小时候和它住过一个窑洞，它是一等一的好劳力，尽管我已被柏油路和现代交通工具宠坏了，但是，我想起骑驴上下山野的日子依然激动。现代文学馆草地上站着的赵树理穿着中山装，看上去不像牵驴人，牵驴人应该穿袄、系腰带、绑裹腿，他牵驴是为了搭伴儿思考问题。他是一个饱学博识的人，对世界，有窥见本质之后的感恩和激动。

一个优秀的人神奇地走出了重重雾障的八百里太行，刺目的阳光下他眯眼看山外，世界之大是他始料不及的。一个三代单传的农民后代，一个小名叫“得意”的后生，打小就背过《麻衣神相》《奇门遁甲》，被乡里称为“神童”的作家，他顶着这顶“作家”的帽子出门时，还怀揣了两门手艺“农民的技术”和“农民的艺术”。

他不仅会写小说，还会写戏，还懂工尺谱，还能拿得起乐器，还识得阴阳八卦。这么一个有才华的人生长在乡间，泥土不忍埋没了他的才华，用路把他送到了远方。因为他原来是农民，一天三晌下地干活，他知道了一点农民有意思的事情，后来这些事情就将他当了作家，当了作家也是写农民，他离不开那一方土地。因此，有了现代文学馆这样的造型。

赵树理写《小二黑结婚》时37岁，与鲁迅发表《狂人日记》时同岁。《小二黑结婚》让他一举成名。作品经杨献珍、浦安修推荐，彭德怀给予了高度赞扬，特别

是在被改编为老家的上党梆子戏曲之后，在上党解放区农村的带动下轰动了世界。人人唱小芹，人人学小芹，《小二黑结婚》成为天下人的剧本样板。

一部《小二黑结婚》，足以代表一个时代，一个时代总结在一部作品上，一个活着的、有很高心智的作家的影子就这样显现出来了。而我，还有和我一样的读者，只能站在一边观望；他留下的那些个声音，那些个痕迹，那些个用独特的语汇所形成的语言，他怎么会如此好的想象力和丰富的言说呢！

他的写作是面对基层的，面对基层的大众，他是一位从泥土里生长出的作家。1950年，我国第一部《婚姻法》颁布，赵树理写出评书体短篇小说《登记》。1953年，赵树理调到中国作家协会，任《人民文学》编委，从此不领10级工资，仅靠稿费生活。1955年发表的《三里湾》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，在1956年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大会上，赵树理与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曹禺一起，被称为“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”。

他的儿子给他的信中，只写三个字：“父：钱。”他回儿子的信也只有三个字：“儿：0！父。”他们不是在玩文字游戏，如果清楚了那是上世纪60年代，有多少人因营养不良浮肿得像个发面馒头，就会明白什么叫生活和生活中的无奈。他从农民中走出来，他最知道农民，农民因土地掌握天候，但是，农民只能握着锄头。

社会指向什么他写什么，他有一种走不出文字的

困惑，他把流动的时间用文字砌死了，时间却把他存在的真相隐藏和固定在每分每秒中。

以我的理解，他每天都活在矛盾中，除了外界给他带来的矛盾，更多还有他生命内部滋长出来的矛盾。相对于文学多重矛盾性，他给了我们巨大的文学“民间”的阅读快乐。文字带给了我们一种绵远的、发自内心深处的美好。他把沁河两岸的人写活了。

又一个春天来临了，赵树理活着时，我没有见过他，从沁河两岸四季变换的风物人事中，我可以想见他活着时的情形；他只知道土地对他的情分不薄，他只知道他熟悉的人事便是一条河流两岸的庄稼，收割了就算完事的一茬，他只知道他该牵挂一条河流两岸的风物人事。他太看中这条河水两岸的人世苦乐了，他有牵挂，有不舍。

当一名作家是多么不容易！我在阅读他的作品，在不断走进他所叙述的人物和故事中，我清楚了，是一条河和两岸的生灵规划了他的大命运，同时也促成了一位作家的品质。他是如此的爱惜字纸，书本掉在地上，他先要弯身捡起来用袖拂去书上的灰尘，再放到头上顶顶，才放到原处。凡是遇到有字的纸片，他都要把它烧成灰祭到河里去。他是一个懂得尊重万物的人，他的尊重来自于泥土，所以他最后葬在了故乡。

赵树理是一个高度。他朴素得像泥土，真淳得像地垄边上的垒石，他完全配得上“人民作家”这至高无上的称谓！

（作者为山西省文联主席）